

叢書集成二編 第六七冊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聞見異辭一卷	清	許秋垞撰	筆記小說	○六七	○○一
閱微草堂廿四卷	清	紀昀著	清代筆記	○六七	○一九
螢窗異草四卷續八卷	清	長白浩歌子撰	筆記小說	○六七	一七九
鏡下閒談二卷	清	不著撰人	宋元人說	○六七	三一五
西遊補十六回附續補雜記	清	董說著	說庫	○六七	三三九

情艷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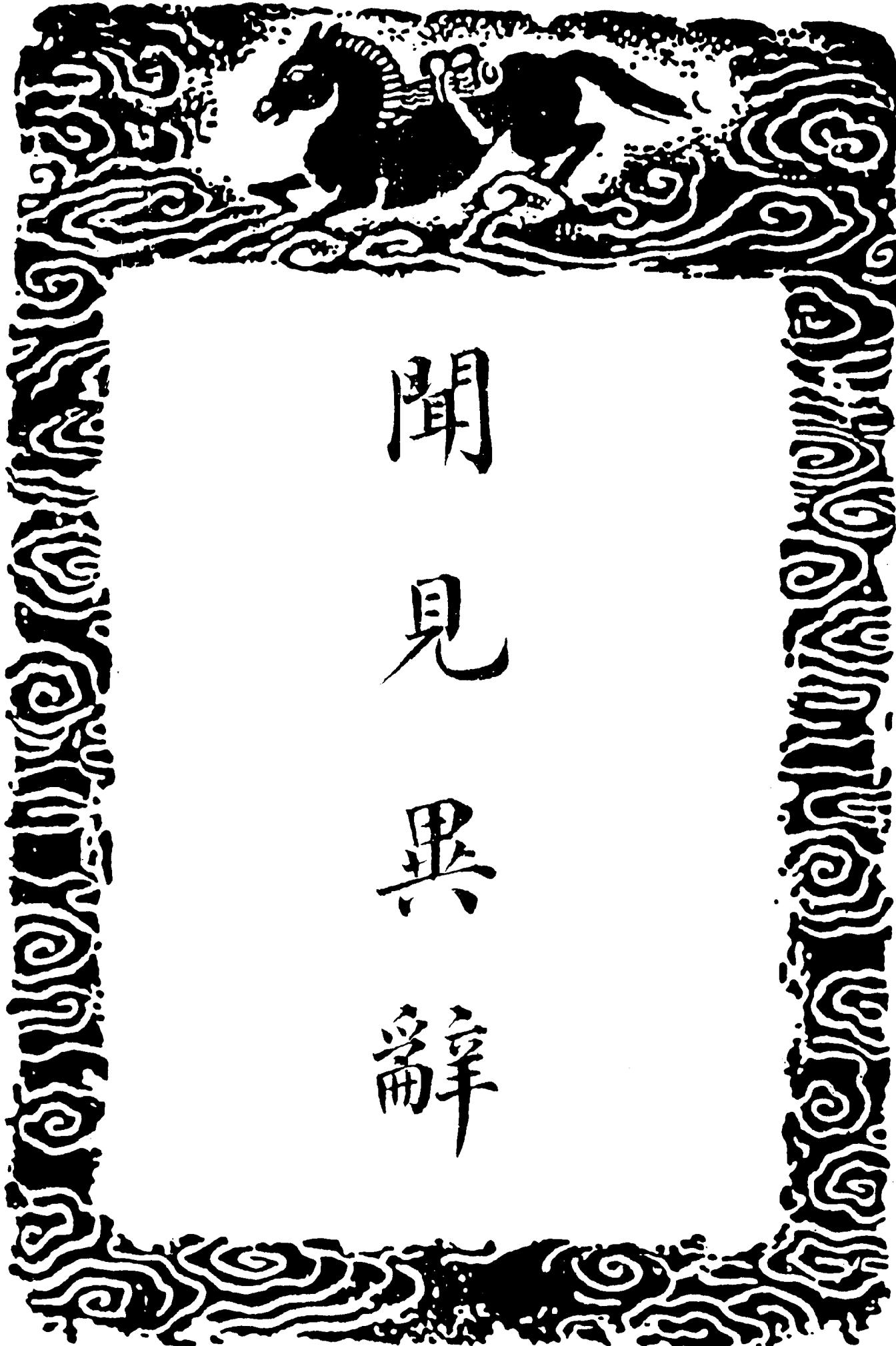
浮生六記四卷	清	沈復著	說庫	○六七	三六七
--------	---	-----	----	-----	-----

談諳小說

諳諳錄一卷	唐	朱揆纂	說庫	○六七	三八七
諳鐸十二卷	清	沈起鳳著	清代筆記	○六七	三九三
笑笑錄六卷	清	獨逸窩退士撰	筆記小說	○六七	四四七
夜航船八卷	清	破額山人撰	筆記小說	○六七	五三三

故 事

簷曝偶談一卷	明	顧元慶著	說庫	○六七	五八三
千百年眼十二卷	清	張和仲撰	筆記小說	○六七	五九一





清 許秋垞撰



聞見異辭

聞見異辭提要
是書為海昌許秋垞所撰。凡見聞、奇
竒怪恠、隨筆纂錄，不落尋常蹊徑。所特
異者，每篇皆綴七言絕一首，撮其大旨。
包括無遺，神在個中。音餘絃外，倘亦所
謂類上添毫柵。欲活者耶？不筆記小
說中，別開生面之作。

序
夫世之觸龍語而怯走蛇角而心驚者，彼蓋界限六凡，而聞寡於歟？微識拘一孔，
而見闊於霧區。誠不足發函合之奧局，而抉圖書之秘府也。表妹大許君秋垞，誕
善謙虛，譁忘疲倦，摘洛鉤河，伸舒夙研，易理言鯖，畫雋叔重，不讓經神，據摭既繁，篇頁
斯富。所著珠盤駢記、蝶夢緣仙緣、延慶笑林報說諸書，嘯葉集花千言競吐，焚膏研
露十手爭鈔。固已有株，皆充無極，不鑿尤復驅詞，恥儉夸目，尚奢悟塵，塵念之因
圖，依依奇奇之狀，綜其聞見，標以異辭，溢墨成雲，奇峰忽擁，翻瀾縱吻，別派同探燭
定燃犀，恍鬼笑靈談之交接詞，非祭頌棄搜神，迷異而翻新。若秋垞者，其今世之谷
神乎？顧博引者或荒誕而不經，錯舉者每紛運而鮮要。逞毫端之狡猾，博笑口之
胡盧，無謂虞歲徒嘵齋語。而是編則當同羞，學月旦精參，讀徐度却掃之，編盡是當
頭棒喝。檢公稱過庭之錄，允為座右箴銘。洵乎刮目之金鏡，振聾之木鐸。已垣自憇，
儉腹快誦，新辭佩鴻筆之搞文，付鰐生而作序。竊謂鳳毛五色，非徒寸羽凌霄；龍握
三珠，不第片鱗耀日。他日者出其奏古鑠今之論，以纂石渠天祿之書，摘異標新，洽
聞，輝見，則是編其猶半璧而未覩全規一班，而未覩全豹也。歟時
聞見異辭
序

自序

從來論道者恒守夫常述事者每矜夫異異固快人心目駭人見聞也無論夢卜黃
熊氣占赤鳥鷗飛宋野龍觀鄭淵且易標裁鬼之奇詩者履武之兆垂於經者猶難
盡刪矧屬小言乎所以舊諺湯問不少奇譚詰阜搜神侈陳轶事輝南華之妙諦想
東方之贍辭愈出愈奇日增日幻而迷異遠追任昉志異近溯松齡光怪陸離窮形
盡相可以為碑官補其闕為淺見廓其規然余所謂異者不必盡牛鬼蛇神耳即大
小縣殊語言調笑均得目之為異昔纂琵琶演義一書托言釋道猶未能備溯厥聞
繼編珠盤記二冊僅免參差猶未能擴其所見今全隨得隨鈔舉凡宇宙間形形
色色惟恆奇奇既貴於親朋納之入尤貴於筆硯導之出用是述古人之異繼以近
來之異談遠方之異參以同里之異誌目中之異益以夢境之異其事雖殊其所稱
異者一也非敢擬袁簡齋之新齊諦晚嵐之樂陽銷夏錄以謝做詭靈奇特欲彷
伯祖夢椿公瓜廬記異四卷所謂補談資昭勸懲消炎暑居斗室以犁許田遺閒情
以却睡魔而已名其編曰聞見異辭正欲前之異無敢忘以冀後之異復有所觸也
是為序

聞見異辭

自序

歲次重光赤奮若添線節綠筠居士識於自有樂齋

聞見異辭

目次

煉丹 城隍服飾

李氏佳話

山製

汪狀元詳夢

鬼搶錢頭

俠客

紙枷禁蛙

靈泉井

梵冊獲報

大蜈蚣

讀書驅鬼

絹人畫畫

賈太忠

出蛟

妓嘲

一錢致富

韋狀顯聖

卷二

王孝廉幻術

鬼陞城隍

吉穴

易舟免溺

西湖烏龍現形

自明僧坐化

然神畏易失义

聞見異辭目次

卷一

塑神鎮鬼

古盆

古印

龍闕斷獄

墨雨

狐入皇宮

梨寶盆

子少保驅鬼

大頭鬼

長人

食蠻生神力

紅紗單眼

獻魚賞金

桃花女門法

翠鳳

妖術

二寸人

大蚌

小猴

陰差

奇門

虎銜稻

梓里四異

仙草

金錢豹

井園菟虎

吳郡神醫

拾金得銀

茅山學法

捨瓶得銀

朱道人試法

買盡得珠

虎珀靈異

梓里名醫

義牛

狐女望月

月下現鬼

狐女迷人

慧星

題照三易

救贍投軍

捫蟲新談

萬入鬼圈

文昌閣祈夢

聞笛動情

集四書題點戲

假鬼試憎

返魂奇事

羞婦

目錄

二

文引孫行者

開見異辭卷之

清海昌許秋垞撰述

塑神鎮鬼

卷二

清海昌許秋垞撰述

江南寶蘇局後樓有朱欄以鐵線懸梁間相傳春秋時吳太宰嚭之女至今越數千年棺仍不朽斯亦奇矣陰雨之夕每見樓窗雙開有女子倚窓俯視神情飛越顧盼自如甚至中房時時現形習以為常一夕局內工人與梨園子弟賭勝示以黑夜上樓靜坐一竈晝送青蚨三十萬。淨曰敢即於是夕扮作單刀赴宴模樣一個赤面綠袍一個黑臉持刀而立候至三四更西北角倏走出一女郎蹀躞步到二人前。有下婢之象赤面淨示云將來勿許再到此間鬼領之而退。樓上因塑漢壽亭侯以鎮壓從此歛迹不敢復在中樓梳裹矣。

不信梨園幻術多竟將漏網補閭羅烟花隊裏餘魑魅願借神通去伏魔

古益

沈公義衣莊有銅盆二作純青色鄉人以為瓦盆易碎銅盆可久遂出二千錢買之。適有販寶客物色之易以白銀二千兩渠又轉售於吳市得銀六千兩據云春秋時

開見異辭

卷二

一

之歟血盆也

鬼墳神呵幾歷年得增聲價亦前緣清風明月無今古更有何人出一錢

古印

余畫友胡春渠薄游經鄉村見童子手一印市糖胡借觀見有道文背鑄金線遂出三百青錢得之後至武原攜以自隨諸小虹橋古董店主人見之再三詣曰如肯割愛願以八千文易之胡欣然許諾詢以何代物據云漢時之關內侯印也。

陸離古色燦生光漢草泰彝貴品量英道兒童不解翠銀青金紫本翠當

龍圖斷獄

宋時有秀才張某因赴試道經南山下被強徒十數人攔阻人并行李搶劫上山其妹林魁本係英雄因渠父被奸雄陷害暫為寇自稱南山大王見張狀貌英挺欲招作東家生不允遂拘縛於後園樹旁以待其意回時會值北山大王招宴其女聞而竊之頗愜心意謂看到蓮花恰如郎貌張思漫之風塵無多讓也因遣婢贈玻璃蓋淨瓶壹二罋此壺撒酒於盤即宣音樂笙歌遂私放張去又路經北山亦被擒上山適南山大王答宴其女因步月到園偷看張郎私謂婢曰鳳鞋鵝絨裙便幾次留痕

今北園暫仿西廟儂雖非莊氏萬福汝何妨暫學紅娘俾良宵明月下不惹玉人花

影之思也亦贈珍珠塔一座并訂終身復選龍駒馬一匹釋放騎去將來英雄兒女相會幾錯認白馬將軍在座也一路逃回投宿楊曉樓飯店二更時忽聞聲喧噪亮

節奏調和因私覘之只見毫光射目恰從塔頂生謀心頓起佯勸奇饌酩酊大醉夜

分以絕食頃立時謀害埋于後園楊以獻寶得富人莫知覺孰知千里馬望朔雲而

蹀足竟識長途跑到包龍圖衙內似有乞憐之狀即飭張龍趨虎尾馬到底蹀躞至

埋虎處始停二役取赴屍首回衙報命叱龍圖驗屍面色如生將溫涼帽屨肉尺故

在屍上頃刻還陽張據情直說即折柬招楊赴宴龍圖陪坐時密令張生擊鼓訴冤

收了狀紙一鞠印除楊掾還帶先斬後奏楊某官職即令張生爪代剖冤後指日加

官山上梁魁奉旨招降升以二女配張丈人峯早殷景仰也想包公立朝剛毅笑比

黃河流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為之語曰閨節不到有閨羅老鐵面鏡心清正

名聲從此不朽千古矣

一世情兩世魔愛河忽地泛風波銷金帳裏橫陳夜憶否前生有折磨

聞見異辭

卷一

二

三

四

天仙府塑朱宏佑公像曾傳神現和尚身往各鄉募建別郡信士慨助白金運木而

來者亦夥故廟貌巍峨里人有九棟十三殿之稱後屬大半年里民等頗處宏佑

公因上天取水閻閻已局但見玉案設一大研神人染指墨池取水三彈固下黑雨

三日禾苗之槁者得復蘇廟宇倏被火災神即在雲中顯靈似有烏龍舞空頃刻珠

點亂跳火遂熄僅剩三塊雲中現形人彷彿見之至上天取水情形此係里人贊應

也

我聞花溪志廟宇類知人神化木之事及聞災祥一編亦云黑雨如墨其即此事

亦未可知

狐入皇宮

元季有宰相某獨坐廳事秉燭閱卷漏三下倏有女郎至前公正色叱云何處妖牘膽敢入署女粲然答曰儂是是無害於公意欲遍覽六宮懇明公藏之袍袖帶入金門則感佩無涯矣何敢獻媚公諾之即變作小猫入袖同住至午朝門袖中倏輕比宰臣朝回渠已先在宅中據云公將入門瞥見有赤面祿袍神發一霹靂幾至捐

船故借土遁潛逃趙雨月休復來詣仍帶入金門回來不見此狐至三日詣衡齋謝惠見公曰皇宮已遊遍矣雖月殿華堂不是過也公詰云同一入門何昔難而今易耶狐曰因百神出去參新主矣罕相知時將鼎革亟掛冠歸一門卒免於兵燹孤之力也

椒房桂璧認重闈聽罷銅龍謁至尊莫道側身無處是須知袖裏有乾坤

聚寶盆

明洪武時有沈萬三者家有古盆以金銀貯之隨取隨盈生生不已錫以嘉名即所謂聚寶盆也比魏明帝時之噦金鳥銅以珍珠飲以珊瑚吐金屑如粟者不尤易易耶後因南京水城門下水性為祟太祖命取寶盆鎮之從此波浪不興矣

聽說孤寒八百多獲益許否借摩訶英雄不識金銀氣却柰饑驅兩字何

千少保驅鬼

前明于忠肅公未遇時性酷嗜賭一夜五更時分散局獨回途遇二監員包傘疾行于兩手持之不使脫二監苦求于曰汝何結伴夜行答曰我輩係喪門弔客二星因

某家上梁值我是以前去相持良久俟時過乃追之去于兎至其家問何人選曰答

聞見異辭

卷一

三

四

云西席子因求見詰以上梁吉時須選紫薇黃道君柰何不避凶星答曰有文曲星可解子由是發憤下帷竟科甲聯登官至少保云

曾瞻廟貌聖湖邊畫棟雕梁氣象新太息兩朝冤少保吾家父子是比鄰

大頭鬼

于公為諸生時當八月中旬三更時乘月如廁寂寞無聊口占詩一句云三更半夜

三更半沉吟之際忽見地下鑽起一鬼頭如桔梗大答云八月中旬于以手

摩其項云小鬼好大膽鬼答曰相爺好大膽大巨武示形大厲有榮謠謡咄咄古來

不少神奇特干公屢遇不驚則說鬼直似東坡而多膽不讓子龍矣

秋宵風物太淒迷信口詩成信手題曾讀阮瞻無鬼論不須鑄鼎與燃犀

長人

查東山先生有族叔某喜夜遊其父母諭禁之一夕讀書至夜半意興寂寥適二老已睡於是趁月獨行出門約里許倏見長人近前約一丈五六尺俯首問曰割下米價若何渠因疾走歸家從此不夜行矣

炊罷黃粱事事灰米珠新桂尚疑猜從知萬鬼秋墳唱只望清明麥飯來

食鱠生神力

破石鎮民家有畜羣鴨於河，每晚檢之，輒少其一。以為乞兒偷匿，勿足怪也。後吳六奇至，破聞而異之，隨羣鴨所之。至夕陽西下，瞥見水紋旋起一灘，隨潭影而滅。次日吳以一繩繫鴨，影復滅，隨手收繩，鈎起巨鱠一條，烹食之，遍體奇癢，令人以竹棒擊百遍，血出方止。半月後頓生神力，能敵萬夫。後授軍得功，官至提督。此食鱠之驗也。

溪水芙蓉似畫圖，釣鷺筆欲拂珊瑚。將軍他日誇猿臂，猶憶當年捧喝無。

紅紗單眼

漢陽熊公伯龍順治己丑科榜眼。

素有文名，典試浙江時，途遇一羽流仙風道骨，所謂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真有瀟洒出塵之概。倏以眼鏡相贈，頗明淨，能欣然受納。用以閱文，此科題目吾十有五全章。主考意欲提重學字，內有諸生讀過吾十有五節，竟直勸下文。署為熟題而已。熊大合意，拔置榜首。居然冠于佛名經榜，後道士復來對熊曰：「明公玉尺度才，鑒衡不爽，刻下目朕已無用，想可作合浦珠耳。」公擲還。俟覆看所中之文，大不快意，然悔之已無及。蓋文章自古無憑，不

卷一

四

必詞題黃絹，不必詩籠碧絹。暗中若得朱衣點頭，雖主考素著文名，未有不紅紗單眼也。

文章光燄燭天奇，卻笑看花宿露披。我眼久將雲水流，此生誓不受人欺。

獻魚賞金

年羹堯為杭州城旦時，西湖漁夫日以鮮魚獻，每獻一尾，則賞金豆一顆。豈門號湯金，而得金若斯之易耶？余嘗應試赴杭，憶夫柳烟銷綠，桃浪泛紅，每動酒美魚肥之想，又際桂子香初，槐花黃後，復抱善美贊贍之思，因招二三同人，棹至五柳居前，登樓小酌，不禁彈鍊興懷。魚味却是勝常，其價較他肆亦昂數倍。想聞當日獻魚得金之風，故生眷念，亦未可知。

西湖風物有餘清，魚膾噴傳五柳名。安得豪門知好客，一時供養到侯鯤。

桃花女闌法

周某與桃花女，得異人傳授，均有法術。有鄉人得罪于周，欲謀害此人，彼自知不能，拋回印巾，求術女。女曰：「明日某山第七株竹內，有雄蜂飛出，變虎食人。汝明年切勿出門，唯唯。周靜伺數日，不見鄉人。知術女道破，遂怨恨於心，即邀媒詎女，欲娶。

為婦女亦不知。比屆吉期，桃花女命老嫗四人穿紅衣執箭并箭，兼藏寶鏡以辟妖魔。否則周家門限盡變飛蛇也。新婚之夕，周翁令阿郎變蜂採蜜，以破此法。而新婦已張蛛網待之。蜂入洞房，竟被蜘蛛所縛。周之技遂窮異哉！有此夫婿，既難比周郎之顧曲，復不同劉郎之尋春。呼婢差同桃葉，懸像勝換桃符，彼寧宮金翼使覩此桃花人面，焉能不為新婦束縛耶？近日迎娶，用綿叔授以當箭篩子，內用小鏡以辟邪。殆本此意歟。

料得神通狡猾，同雄風翻不敵雌風。床頭莫道溫柔甚，怕有桃花生命寧。

翠鳳

江西賈生名迎龍，丰姿秀雅，如冠玉。因家貧未娶，常夜讀至三更，口占一聯云：「吹管何時能叶鳳，添香良夜伴迎龍。」如是者數月。時當七月初，忽窺外隱有人聲，側耳諦聽，但聞四句云：「花中草人未必能久，問君何各勿開口。」始也不解，既而思之已悟。此意蓋宋謠云：「七人頭上一根草，係花字。」草人不久祇存七字，又兼名字無口定是七夕。因於初七閉戶候之，坐至夜半，果見一女郎入戶，紅袖綠衣，丰姿娟秀，自云奴係太虛仙子，小字翠鳳。蒙君夜夜吟鳳，特來伴讀。以破岑寂。賈生疑是仙姝，不敢

聞見異辭

卷一

五

襄羽翠鳳乃回眸含笑，假青盼以傳其情。始暖之，就枕後，香氣襲人，玉貌雪肌，嬌滑瑩潔，魚水之懽不可言狀。迨兩月杳然不至。賈伏枕沉思恍惚之際，又見綠衣女入門，笑謂生曰：「妾係鳳仙花神，感君時時灌漑，後因天降甘露，得成人形，用報君恩。」近被凌虛亭龍丈君子聘，不能再晤。情郎迎龍曰：「可挽回否？」翠鳳曰：「龍丈君子乃是夢境，逐喚曰：『鳳兮鳳兮，使我不能息矣。』天明起視，見几有畫圖一幅，遺瑩珠一顆。龍竹成精，與妾同類，無術可脫。今特取二寶贈君，聊表寸心。見物如見奴也。」醒來知是夢境，逐喚曰：「鳳兮鳳兮，使我不能息矣。」天明起視，見几有畫圖一幅，遺瑩珠一顆。展觀之，見有七絕題于上云：「丹青下筆早傳神，誰識圖中活美人。若得呼卿三四次，今宵定與玉郎馳。」迎龍至夜半，依詩皮誦，果見美人突至。鳳泊鸞飄，形容窈窕，自稱如意妹。次年賣生領鄉薦，連捷南宮。先是迎龍殿試落第，有乘乾御宇，象籠龍飛，治翠明時，丈占虎變等語。虎字悞寫作鷹，因此珠誠之得無悞，復第後，一夕復夢見沈君，將位尊多金，安用此為？妻從此永訣矣。雞鳴驚醒，起來遍尋二寶，俱滅。後喚畫工繪鳳仙一枝于扇頭，因填如夢令以寫懷，詞曰：「俊美因情誠少，七夕予懷堪表。」今夜憶花鄉，惆悵芳魂杳渺了。難了一縷幽思，香篆書于繪箋，秘不示人。一日追

思舊夢，搖扇臨風，用以自怡。有友突如其來，反細詢之，始陳顛末，故得其詳如此。

從來作歡喜佛在溫柔鄉，偶然一面之緣，每作三生之契。巧夕相逢花真解語，良宵覩帳草擬合歡鵠。獨來行，行且止，不必羨慕呼婢子，且無憇息當美人。余觀聊齋志異，有荷花娘子、牡丹花神、玉體香肌諸如此類，人何疑翠鳳乎。

花樣精神玉樣身，巧將詩句綿良姻。風流若擬聊齋筆，青鳳而今有替人。

妖術

宋術士向在勞山學法，以賣卜惑人。某郡諸生因赴鄉試，詣肆求決科名。宋奉重謝，生不允。宋遂賣恨，迄夜生坐燈前觀易。忽聞戶外風旋寥帷而入，見一個鬼怪，手持利刃，向生劈來。以易經擲下，鬼遂仆地。拾起視之，乃紙人也。俄又一怪飛來，仍擲易立時墜下。至四更來，一女性亦執白刃，生三次擲書，共於起紙人三個。二男一女，從此絕跡。比明朝街巷傳說術士家中，一夜連死三人。係二子一女，相聞術士剪紙為人。托兒女生魂以試法，紙人不返，則魂氣難歸。欲害人，適以害己。可為貪得昧良者，戒區區小術，其可恃耶！

飛茵飛溷，不分明。有客橋頭賞品評，悟得文章關福命。升沉何事，問君平。

問見其辭

卷一

六

二寸人

某士常坐庚申，其初兩月一舉。數年以後，夜夜箕踞靜坐，如老僧入定。一般二日時閉，萬慮俱寂。三彭氏不能整嚮天衢。功行既深，有二寸人從頂中出。門外之事，不問自知。一夕，毒數將盡，彼先知之，走出一小人，躲入三世佛耳中。見無常鬼來，彼閉目，靜觀鬼去，而目仍開，雙火免遇，竟成地仙。

嘗聞出鼻瞳人，不及豆大。登几蠶性僅盈寸，餘凝眸皓齒，談道論經，且不滿二寸矣。眇眇小子，不與插中奕叟並顧其奇耶。

大蚌

吏部橋，向稱雷婆橋。昔禾城吳吏部，遷居此地。橋因此名。下有一蚌，約入尺長，時浮水面，謀利之徒，於夏天入水摸起，剖之，得珠數升。最大不過如黃豆，其光閃爍，識者寶之。先是吏部少時，見漁人持一尺長蚌，持來。吳異其大，出十四錢買之，放入水中。然此蚌，揚起後，吳完漸衰，雖係微物，亦關氣數也。

聽說靈光孕水陽，歲歲今古有胚胎。名姝名宦高聲價，只換珍珠十斛來。

小猴

廣東產墨猴，長約三寸。愈小愈貴。購一頭，須值十數金。平時藏入筆筒，至作字時，跳出抱墨盤施。俟墨瀉濃，乃止寫畢。以舌舐墨，硯田可終年不洗。出入自如，與銀首蒲盧呼吸若相應者。然此種猴不能多得。人有詩一首：前輩友自粵省回里，曾為予誦。

之詩曰：舐墨無須洗，猴吞不藉魚。範茲三寸許，常在筆筒居。

鸕眼羊鬚供撫摩，曾聞佳產嶺南多。書生應被山公笑，如此年華但墨磨。

陰差

商人某歸途，遇二從。途中苦寢，與談頗相得。及入旅舍，視役所需，悉出己資。供之日晡，呼渡同舟。偷瞞帳上名姓，與己相同。不覺愕然。私念李賀病作卒，見人持一板書若太古篆。白天上白玉樓，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頃之氣絕，找無乃類。此役見容沉吟不語，固云我輩定係冥差。知足下壽數將終，但帳內數十名，須半月可捉完。時日先後，畧可効力。君速回家料理後事，可也。客聞之，不覺心灰。一路回來，却中有夫婦大哭，詢其寔情。據云，債負二十金，無力歸償，將要賣妻，不忍分離。故作此態。商人傾囊，約二三十金，意謂人有飛蚨，同命鳥可不拆散。因儘數給付，抵家。照差言。

問見其辭

卷一

七

辦事候至半月，忽見二差來。笑容可掬，轉弔為賀。云冥王知汝近作善事，增壽兩紀。特來報喜。言畢，俄而滅迹。有此奇聞，則於黠鬼薄上少一名。即於搜神記中，增一說也。

巫陽有詔五樓宮，得幸餘生又幾年。畢竟彭殤無定例，長生仙錄要心田。

奇門

武原楊某，熟于奇門。一夕示家人曰：「今夜門戶不須鎖閉，雖有偷兒，不能盜物。祇將板凳八條橫在門口。」明晨視之，果見一賊從凳上行走，不傷詰其故。據云，我見牆門大開，因闖入門內，不料重山疊嶂，走了一夜不完，十分辛苦。今既中計，知網魚已獲。井蛙莫逃，倘蒙開一縫，誓改正於將來。決不再行干咎。遂釋之。以後楊家外戶不閉，賊竟不敢入。

洞開重門任所之，箇中消息有誰知。漢家丞相恢王業，想見祁山六出時。

虎街福

菩提寺前約數里，田中禾稻將登。虎來啣稻者再四。鸕鷀殘秧，竟為虎口餘糧矣。村中小兒被傷于田間者，又數十人。鄉里患之。一日，兩山旁見一大潭，有一虎墮于此。

谷虎患遂滅先是海上柴船月光下人見一獸跳入柴中又云有黃犧人趁船前來傳聞不一

餅餅香風繞四圍，不堪盤踞爪牙揮。恆他學得咆哮性，多少豪奴要假威。

余聞夢樣伯祖各編異跡，寔不勝枚舉。今特節錄數端，在天則有聲如磨。二十夜月圓如望時，在地則出白毛數尺。某墳三日内，出石筍丈餘。在人有一舌而垂四

孫龐各舉千斤。在物有剖瓜得箇竹狗食人。天地人物。各顯其奇。統以四異括之。
瓜蘆翠妙竟如仙異蹟搜羅近百年。拈得題之山石句。數行二話二巾篇。

仙草

同里有董氏兄弟採薪為業。每在石人灣憩息。一日兄至此處。倏而腹中大痛。倒于石邊。即歸家喚嫂。前來痛哭不已。正倉皇間。見石人上忽有一顆細草。墜下。係金碧色。搗汁灌下。香氣芬敷。立時甦醒。力氣較前更大。後出外從軍。竟以武弁得官。人因悟食仙草之力也。

三生石上證盡根究竟得奇香便返魂願借琪花瑤草力勸名真箇立乾坤

東丹

卷一

1

卷

1

燐丹燒兩人。一坐樹上。一坐籬邊。督看。然非膽量絕大之人。不能也。某甲慕神仙事。訪友半年。至某郡。遇一勇士。有數百人圍住。爭聞聲。色不驚。比眾人雲散。拱手告曰。足下真英雄也。某在深山煉丹。督看無人。如能同往。丹成後。願謝白金五百。渠一諾。無辭。於是同赴山中。督燒示以切勿開口。夜分兩日。甫閉。忽見一虎在前。舞爪張牙。渠若無覩。踰時而去。俄夜火鬼恠。紛紛形狀兇惡。怒目相視。不言如故。倏又見絕色少艾。笑臉相迎。百般媚惑。彼總不言。遂飄然匿迹。俄又雷聲猛烈。霹靂交加。金光射目。雷神青面鳥形。將他提在空中。毫光萬道。惝恍迷離。彼仍不語。迨雲開聲絕。天色欲暝。俄見無常近前。長帽白衣。披髮吐舌。目中流血。執一牌書。連拿二字。將魂靈勾去。泉路茫茫。勾到森羅殿上。見牛頭馬面環列兩旁。中坐黑檢閻王。展卷一閱。招案大叱曰。汝在陽間。以力欺人。被汝暗傷性命者。不少。速喚藍面鬼卒。扛一鼎至高約五六尺。用炭火燒紅。將他一捧。擲在鼎中。化作一片青烟。嗣後到轉輪殿上。但覺身體忽輕。豁目審顧。知已忽為嬰兒。却是女身。前世事多記得。總不開聲啼哭。父母以故。不甚珍惜。一切衣食。照量給付。已而出嫁。郎君惑于迷龍。踰年後。育一男。貌頗

清秀。甫及三歲，妻子衣服與質殆盡。既又索要衣，仍置不答。但見夫婿大怒，力提嬰兒向地擲下。至此情不自禁，一聲長嘆，恍如夢覺，睜眼視之，仍坐在爐側煉丹者。告曰：汝若再耐一息，丹可立成。諸般惡狀，此乃魔神纏擾耳。足下一嘆，尚未能斬斷情根，鑪內之丹已化為青烟矣。吾於是益知煉丹之難成也。

黃梁夢醒丹藥烟消。若能斬絕情根，萬慮俱空。終守恬淡，將白日飛昇。已過嚴
矣。庚午一月立言

擬將日月駐臺中。慧劍揮來萬慮空。祇有精苗劍又長。

機耕田用駕轎

武原廟前張氏向開錢莊一日失去錢券數紙鋪中人互相誚譏幾至冤誣因請廟各誓于神前有四五人同宿廟中以候速驗至第三夜子分紅燈將燭條見窓外一人行過頭戴緯帽此時業已立夏知神明亦隨時更換衣服不必盡紗帽紅袍也不數日案果破。

李氏佳話

好音也。詩曰：求爾新特。又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殆李氏之謂與。

一角紅牆鎖夕陽，鉛華洗盡禮空王。如何識得英雄相，光華天中有燐輝。

山裂

乾隆壬午年七月十三亭午，俗俱循接亡例，以楮帛祭先方。青烟裊裊，紙灰飛揚。時忽然珠點亂跳，頃刻奔湧，漫溼階除而陂塘俱滿。村里驚惶，不知水自何來。尋退後，見至牛頭山，裂出一洞，其大如箕。鄉人傳說十三已刻見是山先起一片黑雲，俄而密布，氤氳瀑布橫流，雪浪傾飛千丈，蓋其由來漸矣。

銀河倒挽水漫漫，好作廬山瀑布看。我有文章價，依稀要從平地起波瀾。

汪狀元詳夢

秀水商人某，子嗣曾詣育嬰堂領一螟蛉。此子至中年，家頗賤。惟常以不知年庚為憂。因祈夢于嘉興元妙觀後令仙祠，即洪武時協律都尉冷謙也。地頗幽寂，甚寥落。仙予以一桃核告之曰：嗣須問同邑某殿，便能推詳。斯時汪公雲鑿名如洋，猶諸生也。適途遇此人，索解示云：桃係木兆，木在天干始甲。桃開時斗柄建辰，應三月。核亦係木字旁。拆開本字，是十八。定是甲辰三月十八亥時生。後汪公果于乾隆

聞見異辭

卷一

十

土

庚子科魁天下，始悟予平之推不妄也。

別有神機暗裏知，千人祠與冷仙祠。分明參得葛待旨，不是癡人說夢時。

鬼搶餕頭

武原張氏有僕，某雙眸能視鬼物。同主人赴揚州任所，一夕隨署中人看孟蘭盆會。見眾鬼紛紛奪食，內一鬼搶同伴手中饅頭。其人固不自知。僕云：師爺恐不久矣。蓋人視鬼，但見一團黑氣，故不分明。鬼視人，但見一片紅光，故不敢近。若搶手內食物，陽氣少而陰氣勝，固為應之。越一月，某果棄世。

漫說先生運已衰，此中奧旨悟輪迴。公門賓客知多少，半是前身餕鬼來。

俠客

河南某縣有互通神為祟，民窮逼合，香之久。每另有新郎入房，相沿已久，人莫能禁。有一俠客，神劍術通，赴戚友喜慶，餘見庭心內，陡起旋風，知妖至。客手劍隱于屏後，見一物從簷端飛下，頓變人形，將入門，飛劍斫去，有馬頭落地。俄又來一物，急斬之。是豕精，以復民家迎娶。怪物竟絕。

一弘秋水血模糊，畢竟英雄膽。真魔那得徐夫人七首，發硎先去試登徒。

紙枷禁蛙

武原有百可園。昔鄭端簡公少時，在園內讀書，每晨聞蛙聲，閑閑不停。鄭厭其喧，因戲剪紙枷，擲于空中。云加以示禁，次晨果寂然無聲。公之師某，夜夢綠衣郎一羣，荷校跪表，懇轉乞鄭大人開釋。夢覺，起問公，告以夢兆。公云：弟子惡淫蛙之擾亂，神明想戲不為虐，不料公廢變青衿小子，已於先生黑甜鄉中，作乞憐之狀。然枷雖可鬆，究不容在此園亂鳴也。於是蛙鼓不聞。鄭後官至尚書，夫以羣蛙之聒耳，樂之者以當兩部鼓吹何耶。

蕉雨荷風處士廬，耳邊清韻樂何如。池塘鼓吹君休聽，只許鄰雞和讀書。

靈泉井

同里顧氏有一井，每值旱年，翠瓶者愈多。水仍不淺，里中賴以滋溉者不少。一夕有隣童在井旁洩溺，泉竟涸。此家虔祀井前童子，水復盈。人故稱為靈泉井也。

心如磐井不生波，愧我才情窘若何。安得神靈呵護力，生花口吻似懸河。

焚冊獲報

福建林長君，在臬司署掌文書吏，會有反寇滋事，平定後有名冊一本，大半畏勢屈

聞見異辭

卷一

土

從非真有叛逆心也。林膳冊時，不忍玉石俱焚，巧生一計，禱告天地神祇，放火延燒

以此滅迹。萬民之身家遂保全，廉得其情心，竊喜之。竟以造冊神倦失火，被災其獄，亦不完。後某郡有曠室甚敝，因鬼性白晝現形，人不敢居。唐寶之價極廉。入宅第一夜，林見黑面人語云：小卒奉五路財神密旨，守此空宅久矣。公既至，行當交代。稟辭，天井中青石板下，藏蠍數只，皆石家物也。君有大陰功。子孫科甲，當世世不斷。至今聞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謠。知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爾。

雪盡沉冤察覆盜，祖龍一炬亦深恩。如何有客誇刀筆，絕不商量到子孫。

大蜈蚣

昔武原百可園某先生，中秋夜飲過醉，至睡始睡，時約三更。醒聞窗外有犬食聲，餘聲不絕，因披襟覘之，但見一條大蜈蚣，約八尺許，背如烏金，足長如箸，行地上，簌簌有聲。即掩憇而卧，詰且觀其處，滑于鏡面矣。張雲躬茂才為予言此。

纏腰但藉唾，絲壳土飯塵羹。乞醉翁，有客憇，將牙搘檢，合呼他作可憐蟲。

讀書驅鬼

前明祝槐門先生，名世喬，為諸生時，嗜山居，嘗篝燈夜讀，月明星稀，四顧無人。童子

垂頭而睡。蟲聲唧唧。若有咄咄聲。迷相應者。諦聽之。但聞兩鬼私相語曰。若人真多。

事。頃何時而猶未睡耶。祝吟哦如故。鬼不禁唱聲云。越讀越不中。祝櫛門其如命何。

祝即應云。越不中。越要讀命其如祝櫛門何。鬼竟逸去。夫作丈有奪命之權。祝不畏

鬼。而自能制鬼。如唐時錢君。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聯後作湘靈鼓瑟。結句。

絹人書盡。乾隆時廣東洋商製人物一座。外以紫檀作匣。約七八尺。高大如轎。將銅鑰連旋十數轉。即有一絹人蹀躞步出。如十二三童子模樣。人以通草為面。綾羅為莊裳。身穿珠衫。纏足不下千萬。餓而移硯磨墨。折紙揮毫。繪一匹滾馬。玲瓏筆法。不亞于張紱。訖又展黃絹書天子萬年四字。淋漓揮洒。色色如生。中丞出銀十萬。以備貢獻。此非洋人不能製。非巡撫不能買也。

奇技休誇妙入神。市來駿骨總非真。可憐揮得金如土。不買英雄隊裏人。

讀文思

卷一

十二

洛陽名士賈成章。字文思。授徒甚夥。入場作焉。飛戾天懸文。因曾改毛不射宿題。純

以上文挑別。信手錄稿。悞犯漏魚數句。錄畢而後悟之。賈自分必置劣等。遂於文後作詞曰。天際覩飛鷺。悞記却犯躍淵。大羅界接木晶殿。桂貫恩騫。精衛效填。這一回。聊同鵠鵠。指銀漢天上。船水通黃河。渡與衆人看學。使某雅知憐。不閱文至此。和之曰。鳶或從天降。遺音忽在天涯。一人快與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頗佳。羨爾才。怎忍抑置諸生下。妥安排魚網鴻離。只好隨他寫。仍列一等。發落之日。文後加批云。記心有限。巧思無窮。渠借河漢同溢。不少填橋之鵠。天涯共水涯一色。自多離網之鴻。碧混大羅。清涵明鏡。雖衝天不寒。宜恩玉徹水壺。而愛士常懷。猶恐殊遺滄海。貴月樓每因誤入。登雲梯還許同升。姑效和曲三終。仍使加入一等。文宗破格援才。多士咸傳為佳話云。

成蠅偶爾誤毫端。題外文章意外看。太息遺珠滿滄海。抱才容易愛才難。

出蛟

破石王氏一巨宅。內有地窟。以數十丈繩縛之。漫深不能測。據市人說。昔之居是宅者。曾見地下起一細蛇。約只尺餘。蜿蜒至窓外。長已七八尺。倏而風雷大起。霹靂一

西湖春日遊人最多。有貧士三人。薄游於鶴亭。坐古樹旁。三塊小石上。清譚良久。

友騎馬而來。係富室子。遂喚從人。另以馬三匹。與友同遊。擬諸湖上騎驕。更覺逍遙。自得矣。遊畢。共下妓船。見三個麗人。嬌姿媚態。嬾娜含情。握手至三潭印月。興盡詠歸。

情猶戀戀。古詩所咏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珍珠帳。情景逼真。又云幾番歸去。

管絃隨珠翠。兩行扶上馬。醉態堪描。幾欲以玉鞭打蒼奴也。至上已日。復遊湖上。見

妓女竚立畫舫。三人私相語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時哉弗可失。彼

夫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相見恐恨晚矣。況乎如舊相識。買春買笑。一

樣風流。比下。各笑問妓曰。今日可知我來意乎。妓答曰。三位相公。仍不過覓森字樹。

旁坐在磊字石畔。望友人招伴騎鷔字馬以徜徉。下船之後。亦不過泛舟于森字潭。

前今者。趁晶字良辰。結眾字而來。只好飲些品字茶。島字酒而已。若要作妓字想。斷

不能。

西湖春日遊人最多。有貧士三人。薄游於鶴亭。坐古樹旁。三塊小石上。清譚良久。友騎馬而來。係富室子。遂喚從人。另以馬三匹。與友同遊。擬諸湖上騎驕。更覺逍遙。自得矣。遊畢。共下妓船。見三個麗人。嬌姿媚態。嬾娜含情。握手至三潭印月。興盡詠歸。情猶戀戀。古詩所咏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珍珠帳。情景逼真。又云幾番歸去。管絃隨珠翠。兩行扶上馬。醉態堪描。幾欲以玉鞭打蒼奴也。至上已日。復遊湖上。見妓女竚立畫舫。三人私相語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時哉弗可失。彼夫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相見恐恨晚矣。況乎如舊相識。買春買笑。一樣風流。比下。各笑問妓曰。今日可知我來意乎。妓答曰。三位相公。仍不過覓森字樹。旁坐在磊字石畔。望友人招伴騎鷔字馬以徜徉。下船之後。亦不過泛舟于森字潭。前今者。趁晶字良辰。結眾字而來。只好飲些品字茶。島字酒而已。若要作妓字想。斷不能。

閒見異辭

卷一

十三

西眉南臉總傾城。可奈青樓太薄情。若輩亦嫌窮措大。不教石上訂三生。

一錢致富

錢塘金鎰。貧乏無以為家。其父使入米市習鬻。一夕收帳回。適遇飯店。見主人手拉流丐。不放。相持良久。排解無人。金詰其故。據云。曾鈔過少一文錢。實因囊底已空。非故意負欠也。金曰。是區區者何必計較耶。即探囊取出一錢。代償。始免爭攘。丐深感其情。尾金至僻處。問其姓氏里居。吐實以告。乃拱手謝曰。咱係河南人家。有萬金。因被數千饑民。日坐家中。索食。勢不能盡濟。因以倉廩空虛。相告。渠雖為咱所給。然不免一門坐食。迫而致流。轉江湖。勉作吳市吹蕭之客。所破逝者。長女同行。咱不妨效蒙袂解。唐者。流其如父兄之弓鞋軟步。踟躕不前。何更難者。每宿古廟廡下。咱夫妻二人。夾衛一女。同睡。寢。情形諸多不便。比晨鐘鳴醒。向曉提筠籃而迎殘月。臨風拍檻板而唱陽春。甚至青衿子弟。目送蛾眉。竟如蜂蝶戀香。往來逐陰。街談巷議。喧傳紅袖作歌舞人也。咱何忍以宦途含苞之處。不倩他掌飛翼。狂態耶。今者偶第時枝頭適餐。蒙君代送孔方兄。不曾將伯助予。咱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錢之惠。其敢忘乎。想囊探青蚨之時。正星照紅牕之候也。願以小女為君箕帚。婦金口。迴避相逢。

未必無緣。雖蒙寵識，容俟歸告嚴君，再當報命。日晡抵家，將解裝訂姻事，為雙親直

陳頤未迨夕陽西下，忽聞剝啄聲不絕，啟戶視之，即是流民夫婦，擁一女至年十八。

九半姿雅淡，嬌態難描。弟云：咱夫妻日事奔走，正如流水行雲，萍踪無定。倘以小女結秦晉之婚，始願遂矣。言畢即去。女來踰月，謂金夫云：瞬息三旬，奴察君家作為，忠厚門第，今而後始安心為婦矣。雖異鄉不啻同堂，但勸若弗依人為活潁，自謀生涯方是上策。夫云：柰無錫銘何？女即褪繡襪，解鳳頭鞋，鴉頭襪，出示纏臂金一隻，并採抹胸帶，結上真珠一串。曰：以此易銀貨殖，有資矣。夫自得資，後貿易數年，竟大富。於是翠眷往河南謁岳，見彌牆峻宇，華麗非凡。外父母欣然延入，一望半采脫盡，風雪窮途之概，矣。時以唱戲設筵，相欵盤桓。正月辭歸，蓋金鎔之富，總由得珍珠所致。如此阿嬌，雖量明珠以換鑄金屋，以藏可也。遇恩一錢之惠，雖其細已甚，然劉龍選一錢而著清廉，阮孚留一錢而免羞澀。且隨主命，益一錢以上，皆棄市。鄰子投一錢于井而飲水，即說部如諧鐸，亦有因惜一錢而落職者。是金郎之以一錢發報也。揮麈清談，不覺齒頰流芳矣。

揮洒黃金不計年，何曾博得美人憐。那知絕代如花貌，只換看囊一箇錢。

聞見異辭

卷一

古

韋馱顯聖

嘉興錢氏有一墳，在武原韋馱蕩。先是錢君與廟僧品美，從未見勝。自請某堪輿，葬地據云：相子午針上鍾靈毓秀，當在廟基。一日與僧賊墓，因乘間言之。僧曰：不難。須今日夜，募得勝願，以毀廟為誓。議定後，子聲丁丁，息心對局。僧果輸錢一着，以前議不可更違，遂憑改廟為籠空寺，經營伊始。廟內韋馱神，杠之如山，屹立不動。迨錢君焚香默禱，不遠遠始達其願。余嘗過其地，見波流縱橫，判東西而古刹與佳城祇一水之隔。自卜牛眠，以來咫尺間廟貌重新。迄今歷四五世，斜陽古道，不虛危穴，與鹿觸者，徒以有護法神在耳。父老傳聞已久，及詢子密妹，塚數典弗忘，其祖如此。事果信而有徵矣。

爭得楸枰一着先，梵王宮裏卜牛眠。漫將方術誇青島，知有心田作福田。

聞見異辭卷之一終

聞見異辭卷之二

鬼隍城隍

清海昌許秋垞撰述

湖廣長沙鮑玉衡，向以捕魚為業。舟泊雙楓浦，時斜陽一抹，沽酒獨酌，一杯于河，然後自飲。久之，水上徐浮起一人，謝曰：余作波臣久矣。承君夜夜賜餉，無以為報，特驅大魚一羣，至某潭奉酬。君憲，俾免彈鉛。鹽桓月餘，鮑老與溺鬼竟為莫逆交。鬼對鮑云：明日有婦人作替身。次日果見婦米淘米，無恙而去。至夜鬼復來，詢其故。答以婦方懷孕，遂之是傷二命也。明朝當有戴鐵帽人作替身。次日適陰雨，人因以鍍予頂在頭上，當舉足染汙泥，復洗足而去。夜又問故，答此人係獨子，故耶。明晚有中年人作替身。次日仍見有人挑水而去。又詢其實，備答曰：渠上有老母，下有幼孩，余弗忍也。一夕，游鬼面帶笑容，對玉衡曰：吾固三次讓人心異，王以吾有大陰功，某處城隍缺職，吾將攝之。行當與君別。漁翁移舟前住，見其地新塑城隍像，晚之彷彿河鬼依稀，贊眉活現。人謂靈蹟頗多云。

自憐苦海久沉淪，幸脫迷津有替身。觸得慈悲心，一點洛波神是玉雷神。

聞見異辭

卷二

王孝廉幻術

秀州王仲瞿孝廉，名叢，向有幻術。一夕，袁太史簡齋設筵，王適在座，興酣，以舞劍為戲。王欲窺袁器量，故意將五色玻璃燈撞破，袁吝惜之色，不覺流露眉間。王曰：僕聞袁君好士，特以此相試耳。何竟以區區之物介意耶？於是極平生之技，渾脫頓挫，自內達外，劍氣上衝如白虹，一連數百盞，琉璃燈一時粉碎。舞畢，狂笑而去。後數年，忽無病卒。其後嗣因奪家資，停屍不殮，俄而宛然興拂然曰：汝等嗜財如此，致同室操戈，何不念仁親為賢？驚而出門，棄家為汗漫遊，竟不返。噫！廣寒宮高不可攀，蓬萊島遠難遍訪。茫茫湖海，何處覓孝廉船耶？

解脫紅塵骨未寒，蕭牆傾刻起爭端。參商兄弟知多少，論定何須到蓋棺。

自明僧坐化

吾里崇教寺僧自明，頗有清修名。里民有李廷照，蓄以捨火取鳥，僧每苦勸之，不聽。李反以熱湯潑僧，僧不覺苦。圓寂前一日，凡平時熟識者，輒往辭別。此次日，諸客接踵至，見僧在殿場以一裹線香燒着，其端染上香煙，遂燒其體，霎時坐化。烟頂現出和尚原形，顰然而去。同里有賣者，自富陽回，途遇此僧，訖其至寺，轉致小沙彌意外。

喚僧鞋一雙。箱中碎銀一包。須一一收拾。遇見日。即坐化次晨。小和尚照言尋覓。

果得。我考晉佛圓澄妙通元術。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至取

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盆中生青蓮花。自明神通。定不亞於溢。惜當年無人試其術。

耳。此乾隆年間事。其徒孫曾為予言之。

若輩真同鬼域。流名山占。蓋託清修。本來佛法荒唐。甚何況無知似禿鷺。

吉穴

吳縣潘長公。好善樂施。歷久不倦。除久有偷兒入匿暗室。潘君檢點門戶。猝不及避。視之識是隣人某。以嗜賭故。計窮而至。公因給銀十兩。導以好言。勸習經營。某得銀後。改邪為正。設小肆。家漸以裕。後潘公薨葬地。一時難得吉穴。尋至某處。見是好風水。有文筆峯環抱。恰與子午針相對。分寸不差。探問地主。即隣人某也。因出價易之。渠感前恩。不較值。後竹嗣芝軒先生。果中乾隆癸丑科狀元及第。登相位。雖係人傑。地靈未始非累積陰功所致也。

迫到饑寒亦可哀。繩鈎竊國漫相猜。請看眾多登場者。尚要黃金暮夜來。

聞見異辭

卷二

二

三

燭天燈火近雷峯。龍渡端陽舉重濱。恰笑葉公同肉眼。好龍未必好真龍。
粵省異跡
廣東巡撫署前有磚圍牆。洋商曾裏拆毀。頤以銀照樣奉償。傳聞牆下有寶。洋人目窺地下。可至三尺深。又殺人犯之處。下有血鑿成精。頤以銀廿萬。以易此地中。恐破風水。均不准。

波斯探寶說。紛綺劍氣珠光。暗裏分。我有如糞兩青眼。要從大地看奇文。

煞神畏易失义

浙省風俗。人死則有迎然故事。由甲子午遞推十八日。縮至九日而止。早一時。羽士設召亡者床前及靈座桌下。均篩爐灰。召後倏印烏疏。究同鴻爪雪泥。尚不至如羅刹鳥之食人眼也。故不避亦無妨害。惟徽州煞最凶。俗呼出殃里。中人死。早數日立一旗。以令人知。雖子婦親戚。無不迴避。有巨族迎煞。某先生膽素壯。至期將雙扉虛掩。從門隙覘之。至日晚。陰風颶颶。毛骨悚然。見一藍面鬼。赤髮蝟鬚。碧眼鈴圓。手持鐵叉。進來。隨手擲下。鏗然有聲。泊入內室。先生啟戶。取火移置門內。復局戶移椅。相靠。又嵌易經一部。於縫間。仍舊從隙中覘之。倏風聲又起。然後出來。見其兇。义不。

聞見異辭

卷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參一解答曰：猿乃宋世嘉寶，嵌在破題乃破格題名，正許爾副鹿野承匡之選。時為彼所給，彼竟觸機得之，破云極擬唐帝之德。大聖齊天矣，揭曉果中，蓋孫悟空曾嫌弼馬溫官小，自封齊天大聖可知。看西遊記者亦有裨于科名矣。因此而步蟾宮，洵可稱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笑然官場等沐浴，文章勸獎有西遊。縱教換得功名去，優孟衣冠亦可羞。

井圍蛇虎牆內以便吠犬出入，是夜虎入此圈，項不能出力拔之。泥牆違地，虎被壓死，何必取譙舉山之刦？律草推汗淬竹刺之，始能制虎也耶。

任爾咆哮幾度過，其如虎穴莫探何爪牙似汝猶無用。始信人間陷阱多。

斷蛇復續武原通園鎮有尹醫，一日寂坐窓前，瞥見樹上一蛇墜下，跌作兩段。尹盼蛇挺至曠野街一顆，草吐涎粘于斷處，兩相湊合。踰時接牢，乃蜿蜒而去。後尹採此醫人，屢試屢驗，草雖不必表，嘉名然比諸藥籠中之續斷，更微效如神也。而尹接骨之名自此

聞

卷二

傳。

誰將靈藥掘元霜，瑤草琪花鬱異香。我欲求醫未得，十年前已斷柔腸。

吳郡神醫

姑蘇葉天士有神醫之目。一日驚遇某門，聞哭聲甚哀，詢之，居人知有孕婦甫死，猶未蓋棺也。葉聞然入，將屍身誦視，一遇告其家人云：「人固未死也。」遂以一針向胸刺入，婦漸甦醒，腹中兒亦隨下。人詰其故，答曰：「此乃抱心生也。」針着孩子，因痛而手鬆，胎始得下。謝以白金不受，但索棺蓋去作幌子。人遂知葉有回生之術。余謂杏林生意與蓮座慈悲一樣濟世也。天醫之聲名，從此不朽。

青囊妙技有神鍼，軼事流傳到杏林。一自山莊荒掃蕪，庸醫但有殺人心。

琥珀靈異

花園里祝氏，向藏琥珀一枚，每於日中窺之，見內有一蟻盤旋，數十年來，歷久如故，究不知何以能入其中。或曰：琥珀生在松下，能安魂定魄。當疑結時，蟻入其內，至堅固，靈氣所鍾，蟻亦得以長生。有似乎壘中九華，蠟角蠻觸者。然琥珀藏蟻，與蟻穿九曲珠更異矣。曾有士人吟一絕云：「珠穿九曲比如何，松下蟻盤歲月多。」旋磨形容同。

不覺無須夢境話南柯。

學富學劍兩無成，蝶門縫闊意便驚。尚有長安遊治客，南柯夢裏說功名。

拾蛋得銀

海昌周副爺親坐中，有馮某。喜鵲鳴於墳浜，春江水暖，綠映鴨頭。馮於日暮，母至墳旁拾取，羣明。一日見有卵數顆，却嵌在洞中，深半尺許，掘之，土泥俱黑，皆有大蟬埋下。揭蓋視之，盡是白銀。馮某返家密約其弟至墳扛去，頓發千金。家遂小康。悔不浮生老釣徒，一羣野鷺幻飛蛾。詩人不厭酸寒氣，但畫蘆塘放鴨圖。

朱道人試法

姑蘇有朱道人，精符咒。所謂丹鳳翔金鼎，蒼龍戲玉池。六甲風雷，一壺天地變化直俄頃。間耳，一夕張天師權至太湖。天氣晴朗，候起里風，船隨波上下。顧泊異常，其人將令牌一拍，召值日神駕雲攀訪。其時元妙觀朱道人偶彷徉水芥舟之樣，戲以竹葉為舟，浮在水碗。手捻筆管，吹水不住，一葉扁舟，盪旋不已。神在雲中覘之，回來稟云：是朱煉師試法。天師即遣神寶名片，擲下。道人見之，呼吸遂停。真人坐舟，亦覺風平浪靜矣。

聞

卷二

五

不必舟撐十八灘，人情容易起狂濶。神仙亦怕風波險，始信中流砥柱難。

茅山學法

山東臨清人蘇甲，住茅山學法，住至月餘，有老嫗私謂之曰：「汝若再住數日，性命危矣。」蘇屈膝求救，云：「庵中人多以妖術攝人魂，夜盡符念咒，上應星，閏四十九天，魂出不可救。」苏席下紅絛線二條，是憑據也。世有樟柳神，能以吉凶語人。即是生魂所托。汝明晨取線藏在瓣內，頭戴鐵鎖，速逃可以免禍。并捉雄雞一隻，取小刀一柄，倘逢閻金上響聲，即將雞刺死置金。比蘇下山後，妖道即放飛刀追殺，及第二刀飛回，已染血跡，乃刺死之雞也。禍始免。兔左道旁門，本干倒禁。蘇某當此餘生，可為世間惑邪術者戒。

願列門牆亦太痴，存刀嚼火有餘師。如何線脚分明在，不是人間續命絲。

買畫得珠

廣東合浦人陳濟川，家極貧。至歲暮，益不聊生。妻以嫁衣使貿庫廩歲歸途，遇少年攜一代圖，欲換青蚨。陳出千文買之，至家，妻詰曰：「饑飧不給汝，祖宗且不免類。若教之飯矣，猶欲替他人作子孫耶？」因隨手奪來，猛擲於地，跌去畫軸，却是玉踝，滾出珍

珠十二顆。大與桂圓相仿。陳舊于賣客。竟得萬金。蓋少年先人本巨富。珠嵌軸中。原

為後計。固不期其以此易錢也。聞合浦生珠。入水撈取者不少。惟中有大蚌。嘉慶年間。有水鬼跳下。探珠。蚌噴湧時。呼吸之間。殼一張。人即死。波中惟泛血水而已。

得珠亦豈易哉。

恰瓶得銀。盡裏明珠信手拈。當年想見蓋藏嚴冠裳。絢爛鬚眉古。一貲青蚨價太廉。

洞溪馬氏。邑中富室也。先世某。本清貧。一日以妻將分娩。夜半出門。邀收生婆回。行足跳一瓶。以為此物可藏。拾之覺甚重。諦視之。瓶內盡是白銀。後藏鋸作資本。家漸裕。不三世。富遂甲一邑云。

牀頭準備聽呱呱。喜見遺金滿地鋪。救得此生寒乞札。鳳皇何日却將繼。

義牛

同里有估客。自富陽回。據云道經義牛塢。詢之土人。知前有牧童放牛食草。倏而風生虎出。有咥人之狀。正跳躍間。童子伏牛腹下。牛以角觸虎。遂斃。後牛死。厚瘞之。樹以碑曰義牛塢。觀於此。則詩咏牛羊牋字一言。誠信而有徵矣。

聞見異辭

卷二

六

飲犧真須到上流。橫吹短笛思悠悠。諸君但解同安樂。我欲逃名去牧牛。

梓里名醫

比隣金昌濤先生。昆仲二人。究心岐黃家言。治小兒痘症。尤能起死回生。宅中種橘。鑿井。真如蘇氏之橘井流傳。濟人不淺。會有富家謝參一兩。以刀切之不斷。比樹熟。一瞬知有金針在內。每條抽出若干。恰好打作耳圈。因此遠近聞名。阮若臺中丞。曾延治危症。症愈。酬以銀。并贈功臣扁額。懸諸廳事。以垂不朽。名。

探秘青囊技絕倫。果然觸手便成春。先生自是嚴三點。可惜金針不度人。

見鬼定案

山東清平縣署。玉刑名者。為舉夢花。係四川江津人。時有謀奸傷命一案。意欲改作和奸。減輕罪名。以寓好生之意。猶豫未決。時燕樓方三下鼓。更夫過房外。柝聲終止。筆之權者。甚不可姑息。養奸也。遂照例申詳。鬼於是不復現形矣。

三尺爰書勸不真。含冤地下更難伸。而今更覺風趨下。不憚生人憤殺人。

狐女望月

先大父順庵公。宰江南沛邑時。予尚幼。隨侍署中。署後有樓五間。旁二間。素繡閣。一日夕陽西匿。明月東升。有婢閒步後樓下。仰見樓窓上倚一婦人。年可十八九。丰姿韶秀。笑靨嫣然。手執烟筒。作呼吸狀。顧盼流光。仰觀皓月。婢始不覺。既而悟。樓上無人。急驚走。訴于同人。有司更者云。此乃狐仙也。我每夜擊柝過此。間亦遇之。但稱以仙。定不作祟。若呼為孤精。便拋磚投人。未有不血流至足也。可知出口流滿。孤且不能忍。而况於人乎。

相思有草潤流醕。三尺金箇任吸呼。近日更誇鴉片好。是狐是鬼兩模糊。

月下現鬼

余在沛署年餘。一夜月明如晝。姪婢無事。羣集樓下。演詔蠅拜月以為戲。正喧嚷間。倏見門內步出一黑衣嫗。曲背跼慢。狀甚醜陋。以紗包頭垂下兩角。慈祥過窗前。徑去至西北角而滅。陰氣凜凜。月亦慘澹無光。婢等心甚悚。自此以後。雖遇三五良宵。水輪皎潔。不敢再演連環記矣。

聞見異辭

卷二

七

月光如水灑空庭。妖艷偏宜酒半醒。夜是司空渾見慣。蛇神牛鬼總忘形。

狐女迷人

表叔沈拱樞。髫齡時。在方家場某店習賈。一人獨卧樓上。時及二更。忽見西北角相樓走出一年少女郎。身衣紅襖。面如傅粉。秀曼嬌姿。形容嬌媚。前有俊童引路。手執燭焰。帶紅鬚碗帽。約十二歲。此時沈心已模糊。忽思啜茗。其童執燈隨到樓下。呷茶。俄又欲小便。及遺矢。俊童兩次照。似醒如夢。恍惚不能自主。至三更後。幼童先去。少女漸覺近身。金蓮移動。玉體相親。沈兩手亂推口不能言。竟夕難寐。神思已倦。不覺雞鳴。天色既明。身已墮在床下矣。次日以此事告同人。答云汝昨宵果下樓三次。繞知是狐。後同伴亦於傍晚見之。此樓不敢再睡。

宵來贏得夢魂安。肯懲浮生半向歡。記取脚跟牢着好。下樓容易上樓難。

智慧星

同里顧慕韓先生。為諸生時。夜獨坐書齋。呼燈未至。忽見壁上有光。圓如璧月。皎似明星。顧盼之間。閃爍不停。俄而移去。或以所見告人。渠伯叔示云。此乃智慧星也。若見光輝移時。以口吸之。文思大進。不啻蒙吞丹篆矣。然顧君果於嘉慶丁丑科